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四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族裔朱舩重刊

宋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儼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水迸出兒得活寶

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時年尚少。每卧齋中。忽蹶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人問其故。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判武成軍。改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先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先駁之。改文莊。從龐籍辟。判并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指爲麟。先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

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脩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當賀。光言四方皆見。京師不見。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賴光言。詔置末級。初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太子未立。天下寒心。光上疏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一畱中。二付中書。至是復面言。臣昔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言。但人不敢及耳。光退。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聽納。謂卽行。

矣。今寂然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尚姑息。等威寢以凌遲。如胥吏喧譁。輦官悖慢。衛士凶逆。軍卒詈

三司使光抗疏皆請以法正之。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唐平陽公主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席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及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又言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況妃乎？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光上疏言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

攝政之際。大臣有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太后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及議濮王典禮。光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卽命吏以其手稿爲

案太后既還政。詔以曹侂爲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抗疏言。守忠大奸。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詔責守忠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韓琦建議。剌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剌。

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前屢失信于民。雖光亦未敢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聽。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且曰。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結于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晉御史中丞。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獻。

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云。還爲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成其書。至帝尤重之。以爲賢于荀悅漢紀。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爲製序。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數促成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不可。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勝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特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

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于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爲答詔。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安石同見。先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

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無亦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于亂。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及安石得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法。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光逆陳其利害曰。某事後當如是。某事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

光言者。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以問光。光曰。布法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一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講畢。帝屏左右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勿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

時米斗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帝曰。然。他日畱對。帝曰。今天下洵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

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陳升之爲相，帝謂光外議如何。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又問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及臺諫。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